



惠平中子

王禮錦
贈

苦
酒
集

芳
草
著

一九二八年九月初版
一九二九年一月再版

版權所有

2001—5000

苦酒集

實價六角

著者 芳草

發行者 北新書局

發行處

上海四馬路中
北平橫街斜街

北新書局

苦 酒 集

芳 艸

自序

自從由S地輾轉來到這首善之區以後，大約是因為看四面的高山看煩了，只好閉起門來寫點什麼。即使我自己也很驚奇，似乎近來特別努力，對於自己的愛好。然而自己是終於不配戴文學家的頭銜，（革命的文學家的帽子，我連望都不敢望，不用說想戴。）寫出的什麼仍然是一些淺薄的片段；有時竟連淺薄的片段也沒有，只是拿着筆亂畫。

說實在話罷，在這個年頭，能夠少說話，甚至於不說話，是最幸運不過的。自己因為愛開口，不但自己觸過霉頭，而且還連累了一些朋友。就拿「管他呢」說罷，在北方受過凌辱和禁止，在上海呢，又被租界當局認為淫書，不許發行。（這是一個朋友告訴我的；真實與否，我不知道。）

不幸我的腦內偏只貯存着這樣的思想；就是最近所寫的片段，自己也不敢閉着眼睛說這都是「振興世風，發揚道德」的巍乎其然的作品。

然而我把新舊片段收集起來發表了！自己原想把牠們都放到應去的地方去，（並不是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但唯恐對我失望的人與爲我嘆氣的人從此心平氣和，微笑起來，所以才決定讓牠們偏赤裸裸地躺在他們的眼前，使他們再失望和嘆氣。

至於那些沒有對我失望或嘆氣的讀者自然會覺得乾枯；尤其不願看那幾篇過了時的小雜感吧？但如果他們不妨屈尊一下，退一步想，知道：三一八慘案之後，有一一二二慘案；提倡禮教訓話之後有恢復舊有道德令；整頓學風通電固然沒有拍發，那不過是因爲江蘇大學和藝術學院的風潮還不十分激烈罷了；豈獨他們對中國了解了一大半，而且對我的那些雜感或者說：「也還新鮮呢！」中國的事照例是輪迴地出現。

我自己也覺得自己的生命好像起了微，釀成的只是苦酒，喝起來不生快感，但這是沒有法子的事。自己當然應該負責喝乾，無論牠是怎樣苦；倘若有特殊嗜好的人，我也不惜斟給他一杯；則這本集子出版，或者也有愛好的吧？

我願把牠貢獻於愛好的或憎惡的之前。

芳艸。一九二八，四，廿五，南京。

目 錄

進行曲.....一

荒城襍筆

致相識者.....二五

關於「管他呢」.....三三

夢吻.....四一

紀念張三.....四五

瑪麗的日記.....五五

憧憬.....六一

神的對話.....六九

玄武湖去……………七九

這廢墟……………八七

這裏的世界……………九三

骷髏篇及其他

惡夢……………一〇九

掙扎……………一一一

絃聲……………一一五

尋覓上……………一二七

尋覓下……………一二一

被繫着者……………一二三

佈施什麼……………一二五

于冰窖中……………一二七

銷沉·····	一二九
紅玫瑰的故事·····	一三三
苦笑·····	一四五
創痕的破裂·····	一四九
自寫·····	一五三
骷髏篇·····	一六三
致強梁者和弱小者·····	一九一
給一個可愛的人兒·····	一九九
病中偶得·····	二〇三
雜想·····	二〇七
里夫民族和克里木將軍·····	二一五
前途·····	二一九

關於北京……………一二五

其他……………一二一

進 行 曲

進 行 曲

——呈獻與少年少女——

強烈的音調起自屋角落：

「孱頭們，哈哈，你們是多末孱頭！趕快認識我罷！哈哈，認識我罷！我知道你們之中，有的是自詡聰明，有的是自詡幸運，有的是自認愚蠢，有的是自認晦氣，有的是自以爲奴隸，總之，你們都是孱頭，你們是以爲你們已經執着生命，但是，哈哈，你們都是虛耗了一生。你們簡直沒有生存過！這話，你們不相信吧，你們在陽光中去看看你們自己！你們沒有靈魂，沒有肉體，連影子也沒有，只是幾何的線條所組成的輪廓！哈哈，僅僅是一個輪廓，你們這些孱頭們！我要笑，哈，哈，哈……。」

「然而我是生存過，不，我的的確確生活着。孱頭們，聽罷，哈哈，聽我告訴你們，但請你們不要見怪，我蹂躪過你們的家傳法寶，我應該說你們的精神文明。哈哈，我把牠蹂躪得稀亂！孱頭們，聽呀，聽我的一生！哈哈，你們不要戰慄呀，老實說罷，你們的精神文明不是預備着我蹂躪的麼？你們蹂躪牠的勇氣沒有，連聽的勇氣也沒有。哈哈，可愛的你們這些孱頭們！」

「我是生在那一年呀？我記不得了；我討厭那些數目字。豎起你們的像驢似的耳朵聽着，我在我生存的時候，我是生活着。我發現了我是幾何的線條所組成的輪廓，我開始去找尋我的肉體，我的靈魂。我是怎樣渴慕着我的肉體和靈魂呀！哈哈，我便徬徨於找尋中了。你們以為這是愚傻麼，那就因為你們是孱頭們！我知道你們會享樂，但你們也就不能在幾何的線條中充滿血和肉，你們終於是一個輪廓！」

「我離開了我的家鄉！我的家鄉是被稱爲詩人的樂園，但我却厭棄那些青山和綠水，在那些幽寂的地方找不出我的生命來。於是我往大都市去。我在那大都市中的艱難的路上走着，那塵土，那喧囂給我以大的歡欣。然而那裏人也是幾何的線條所組成的輪廊，終日四處浮蕩着，沒有真心的歡笑和悲哀。我願意吃着塵土，聽着喧囂的音樂，走着艱難的路，那正是人間的真像。哈哈，那正是人間的真像！」

「我偏要擠進人間去，我懶得問他們答不答應我。擠，往裏擠，哈哈，好像擠在豬羊的羣中。他們讓我隨意橫衝直撞，衝撞得他們都在亂泥裏打滾。哈哈，滾得那樣好看，但他們不做聲不出氣地忍受着，他們盼望上帝來拯救他們；你們都知道上帝是不拯救豬羊的。哈哈，上帝欺軟怕硬，比豬羊更要厲害！他們含着兩泡熱淚彼此往各處去訴苦，也彼此觀賞熱淚以爲享樂。哈哈，這夠多末滑稽呀！我得不到反抗！」

「我是很窮，可惜我並沒有窮相。我什麼都沒有，只有一個要求充滿血和肉的心。那一天呀？總有這末一天，我赴一個闊人——或者謂之名流——的宴會。這無須乎我來說，你們就可以猜想得到的，到會的人都是闊人或名流。比主人差些的闊人或名流，自然是差些的闊人或名流諂媚主人，比主人高些的闊人或名流又自然是主人去諂媚他們。我呢，哈哈，我幸而是個不闊人，也不名流。但我也就好像並不存在於他們的羣中。他們不認我是他們的同類，因為我不胖得在地上打滾，不搖擺得吱吱亂叫。我橫衝直撞，得不到反抗，我是被擠出他們的羣中了。」

「哈哈，我再去擠，聽着，往不闊人，不名流中去。我帶着餓的身體來到一個雪地上。這風雪侵入我的身體，使我快意，偏有前面一堆窮人圍着烤火，那些孱頭們！這取暖的火將消滅風雪，將使我不快意。我應該踏熄牠！我這樣做了，當我踏在火柴上，他們都驚惶地望着我，沒有一個